

我是快乐的电影兵

小时候,我特爱看电影,到了痴迷的程度。电影一开演,整个人就好像进入到电影中的情节,直到散场,才如大梦初醒般回到现实中。可是我做梦都没想到,当兵第三年,竟被调到军电影队,成了一名电影兵。

当电影兵是一项给我带来无限乐趣的事。

第一乐就是天天免费看电影。电影的艺术魅力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比拟的,它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新型的艺术,而且把此前诞生的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建筑、戏剧等艺术形式全部融汇其中,形成运动中的造型艺术。所以,意大利电影先驱乔·卡努杜专为电影的

诞生发表了一篇论著《第七艺术宣言》。天天免费看电影,这是多么难得的艺术享受呀!第二乐是为能给部队指战员们带来欢乐而高兴。我们电影队特别受基层部队欢迎,每到一处都把我们当作贵客和亲人热情接待。在电影场上,我看到战友们那一张张年轻的笑脸,顿觉内心的快乐倍增。第三乐是受电影故事的感染,经常学习、模仿片中人物的表演,能从中体验到艺术创作的乐趣。一部电影到各放映点连演七八场,其中大段的精彩台词我都能背下来。我最喜欢模仿《列宁在1918》中列宁的演讲、《南征北战》中陈戈扮演的解放军首长的讲话和《英雄儿女》中

《英雄赞歌》中间的朗诵,战友们都说我学得挺像。前几年,有一次战友聚会,大家点名让我学了一段。第四乐就是看电影看得多了,每天耳濡目染,便看出了一些门道,开始是偶发一些观后感,后来便学着写影评文章,再后来我的影评竟然常见报端,还在全国影评征文活动中获过二等奖,在河北省影评征文活动中得过一等奖。

作为电影兵,我们除了有快乐光彩的一面,偶尔也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糗事。

有一次,我们在军部礼堂演电影《奇袭》,因为下面紧接着还要演一场,便安排一个人把刚演过的片子从反片倒成

正片。没想到一时大意,把刚刚演过才倒正的片子又装上机器放映。这部影片中有一个镜头:一名韩国军官打了哨兵一个耳光。一位战友看到这儿,突然觉得不对劲,就说:“刚才不是打过了吗?怎么又打一回啊?”另一位战友也疑惑地说:“不记得打两回呀?”我们正在犹豫,观众厅传来一片喊声:“错啦!错啦!”我们赶快停机换片,但已经造成了一次放映事故。还有一次演外国影片《创伤》,电影放完了却发现还有一片子没放。上千人看电影,竟然没有任何异常反应,我们也稀里糊涂的,不知错在哪里,只好赶紧收机器走人。

李兴发/文

莲花池畔的军民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曾在北京北蜂窝铁路宿舍生活过8年,目睹过广外莲花池的变化。由于家和学校离莲花池很近,所以经常到那里玩。我们在芦苇坑里钓泥鳅,采野薄荷,打苇叶包粽子,上树摘桑椹……

1959年夏天,北京连降暴雨。北京广外莲花河畔运来不少加高河堤的沙袋,情况十分紧急。原来很深的河床,已经平槽了。

为了使国家财产不受损

失,原宣武钢厂党支部书记带领职工在河边排涝。突然,出现泥土塌方,人员全部落入水中。这时,会游泳的职工奋力抢救战友,使部分职工脱险,但仍有7人下落不明。莲花河的桥被洪水冲塌了,我看见一个人从一个桥洞艰难地试图横渡游到另一个一二米远的桥洞,结果一下子就被水冲走十几米远。当时临时组成的宣钢抢救队,队员身体素质、游泳技术都不具备抢险能力。抢救队中有位五六十岁的老人,胃疼

得直不起腰,还坚持要下水。因为落水的人员中有他的女儿,他哭喊着:“早上父女俩一起来上班,晚上一个人回家,无法向老伴交代啊!我拼上老命也要将女儿救上来。”

危难时刻,他们想起了人民子弟兵,立即向海军司令部紧急求援。很快,海军救援队就赶到了。这些挑选出来的海军战士个个身材魁梧,游泳裤上印有“东海”“南海”等字。这些在大海里锻炼过的“蛟龙”,在湍急的河水中展现出高超

的游泳技术。一位战士将双臂伸平,连续翻滚着身体便笔直地到达对岸,下水几分钟就摸到一个溺水者,溺水者尚穿着工作服、雨靴。岸上的白衣战士马上做人工呼吸,紧急将其转送医院。不断看到海军战士奋勇入水的身影,听到他们出水后传递信息的呼喊。经过努力,7名落水者全部被救起。

这件事已经过去64年了,但莲花池畔的军民情一直让我铭记在心。

孙家汇/文

朝花夕拾

“063”号藏书

我从小爱读书、藏书。父母给我的零用钱,我把5分、1角的都攒起来,买些价格低廉的《两个小八路》《一只想飞的猫》之类的书,编上号码。到“文革”初期,我的藏书号码已编到了“062”。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去同学小胖家玩,看到他家引火用的旧报纸堆里,有一本半新的《小英雄雨来的故事》。我大喜过望,当即提出愿以原价买下此书。谁知小胖摇摇头,说他不要钱,要用20颗“弹子”(一种小孩玩的彩色玻璃球)交换。为了得到20颗“弹子”,我不顾一个初一学生的“尊严”,重操“旧业”,整整半天与一群小学低年级学生为伍,撅起屁股,趴在泥地上打“弹子”。到天黑时,终于赢了20颗弹子,换回了那本《小英雄雨来的故事》。

回到家里,我捧起书一页一页地看下去。小英雄雨来机智勇敢地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的故事,深深地吸引并感动了我。我一口气读完,然后用牛皮纸把书包好,在书脊上端端正正地标上“063”,放进藏书专用的纸箱中。

现在,我已有了满满三大柜藏书,但那批编号至“063”的书我仍然珍藏着。它见证了我少年时代读书、藏书的难忘经历,是我永远的精神财富。

陈祖龙/文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标志

勤劳人 吉祥人



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星 王乃真作

图说往事

北戴河之行

1988年9月,新华社分片组织基层通讯员培训班,我被河北分社推荐参加。在北戴河,前后开展学习交流10天,我不仅在业务上有了较大的进步,而且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在学习之余,培训班还安排了一些自由活动时间。一天早晨,我和同去学



习的刘瑞才同志到鸽子窝景点游览,看到毛泽东主席1954年曾到这里视察并写出著名词作《浪淘沙·北戴河》的有关记载,我很受感动,于是,让随身带着照相机的刘瑞才给我拍了这张照片,成为我在北戴河的珍贵留念。

刘金英/文并供图

填报高考志愿

我参加高考是在1980年。考完后,暂时在农村老家休息。当民办教师的父亲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到学校代课吧。”他的口气不容置疑。那时,学校的师资严重短缺。

我当然明白父亲的意思,他想让我延续他的事业,提前预热,也好在填报志愿时首选师范类院校。可我有自己的心思,想跟母亲一样做买卖,母亲当时在村里开了一家小卖部。

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却不敢说。我忌惮父亲的威严,便顺着父亲的意愿,去学校临时代了小学五年级的数学课。说来也怪,也许是对数学固有的偏好,我讲课竟然得到校长的赞赏,说我天生就是当老师的料。父亲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感觉情况不妙,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赶紧找母亲求援。尽管父亲在学校是出了名的严厉,但在母亲面前却没什么脾气。

母亲其实也愿意让我当老师,说是工作稳定,还受人尊重。但架不住我软磨硬泡,母亲还是顺从了我的意愿。

那天,父亲一脸严肃地问我填啥志愿,我没说话,煞有介事地用手指了指母亲,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被察觉的窃笑。

母亲说出了我想报的志愿,父亲愣了片刻,再没说话,只是蹙着眉使劲吸了两口烟,只听“哎呦”一声,烟灰烫了他的手指。

后来,尽管我如愿上了商业学校,但并没有去做买卖,而是在机关与文字打了大半辈子交道。

赵同胜/文

告读者

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出书类型包括:个人传记、各类文集、影像精华等。价格优惠,品质上乘。

咨询电话:0311-88629395、88629317

